

請掀開經本，一百八十七面倒數第四行，最後一個字看起：

【第二請加者。疏。願得冥資贊玄妙。可知。】

就是這句，這個意思『可知』。上面我們講的這一大段是「歸敬請加」，原文在一百六十五面，諸位打開來看一看，知道這來龍去脈。一百六十五面，《疏》一行半。一行半，一共有四句，前面三句都是歸敬，我們上次講圓滿了。末後這句『願得冥資贊玄妙』，這句就是『請加』，請求佛菩薩威神加持。這個作者就是清涼大師。古德講經、著經，因為經論所說是聖者的境界，不是凡情可以能夠推測的。所以在講說、註疏都要求佛威神加持，希望沒有過失。就是《開經偈》裡面所說的，「願解如來真實義」。所以都有這個例子。講經也是如此，講的人無論是在家、出家，在開講之前，一定向佛頂禮三拜。這三拜就是求加持的意思，跟註疏意義是相同的。這句裡面只註了兩個字就是可知，就是可想而知，不要細說。前面三句說了那麼多，這後面這句就不要多說。願得，自己願意得到佛菩薩冥冥當中資助我們。贊就是演說，註解都是屬於贊。讚歎這部經典，讚歎這個法門，就是宣揚的意思。玄妙是指經典的內容，讚歎就是註疏、演說。

我們看下面這一大段。這一大段就是本經的玄義，也是概要。前面我們講的是序文，講了這麼久，序文講完了，歸敬偈講完了。今天才正式講到本經的概要，玄義。

【將釋此經。五門分別。】

大經是用的十門開啟，在《八十卷經》，就是《華嚴經疏鈔》，十門開啟。在《四十卷經》，清涼大師疏，也是十門開啟，因為

現在只講一卷，這是四十卷的最後一卷，所以就省略了，就用『五門』，省了一半。那這五門，實在講是非常重要的五門。古時候講經，循規蹈矩，可是現代社會裡面講經，我們用這些方法都不合適，不能契機了，契理不契機。也就是從前這個方法能夠契合那個時候眾生的根機，對於現在眾生不太適合。勉勉強強在台灣，我們這些大眾還能受得了。換一個處所，換一個地區，外國人他們受不了，他們沒有這麼長的耐心，來聽這樣詳細周詳的演說，他們沒有耐心，也沒有時間。換句話，在他一生經驗當中，也沒有過這種情形，所以對外國人來講這個方式不契機。但是五門已經是省了一半。我們看他的題目：

【一教起因緣。二辨教宗旨。】

你看他體性就不說，從『宗旨』上來說。

【三翻譯傳授。四釋經名題。五隨文解釋。】

五條，實際上只有四條，第四條已經是講經題，第五條就是講經文。這是玄義裡面的大段。這段玄義的文也相當之長，一直到三百六十八頁，你看看這麼大的分量，講前面這四個題目，就到釋經名題，三百六十九面，這才開始講到經文，這我們要很有耐心。好，現在講第一大段，就是『教起因緣』。

【今初。】

『初』就是第一段。

【夫法無言象。非離言象。離言象而倒惑。執言象而迷真。故聖人利見。垂象設教。必有由矣。】

實在講這個佛經，像《華嚴經》當中的《四十華嚴》，文字都非常之好，可以當作古文來讀。清涼、宗密，我們從他的文章上來看，不但佛法，那的確是有修有證，國學的修養上、造詣上也是屬於上乘的。實在講，文言文非常重要。文言文將來能不能再恢復？

這是一個未知數，恐怕很難。可是如果你能夠懂得文言文，無論在什麼環境、什麼時代，你佔的便宜就太大了。文言文應該怎麼學法？它學法的祕訣就是背書。這一本《疏鈔》，你能夠統統把它背下來，你的文言文，不但讀誦沒有障礙，你寫文言文也沒有障礙。這是真的，因為它的分量相當多，不止一百篇古文。以前李老師給我們的標準，是一百篇古文，就可以寫文言文；能夠背誦五十篇就可以能夠讀誦。這個分量足足超過了一百篇，所以說非常好的文字。我們看下面的《鈔》，鈔裡面解釋得很詳細。

【第一教起因緣。文分三段。】

這三段。

【一總標大意。二別釋十門。三總結指廣。今初也。】

『今』就是剛才念的這段。這段是三大段裡面的第一段，『總標大意』。這段裡面，實在講，它每一句就是一個意思，我們也把它分開來研究。

【一略標言。】

『略標』在疏文裡面只有兩句：

【夫法無言象非離言象者。】

就是這一句，這是略標。下面這是解釋：

【世有人言。大象無形。大音希聲。絕慮亡言。自入真境。何用言教乎。】

這個『象』是形相，我們常講森羅萬象。森羅萬象是宇宙間的小象。「大象」是什麼？大象是整個宇宙。小象我們能看得很清楚，大的象我們就看不到了。這兩個字是指宇宙，是指法界『無形』，法界是無有形相的。『大音希聲』，大的音聲，我們聽不見，這個我們能夠理解。我們曉得現在音聲，它有聲波，我們這個耳朵的功能很有限，高的音波，我們聽不到，低的音波也聽不到，我們能

夠聽的，只是很小、很窄小的一部分，我們能夠聽得見。大音希聲，『絕慮亡言』，慮是思慮。這兩句話就是佛門裡所講的，「言語道斷，心行處滅」，這個絕慮就是心行處滅，不可思，亡言是不可論，不可議論，就是不可思議。『自入真境』，這個真就是真如，就是諸法實相，自然能契入。這就是說明，正法是言語道斷，心行處滅。怎麼可以議論？怎麼可以討論？『何用言教乎』，這些觀念，是我們中國老莊的觀念。孔老夫子的境界也非常之高，但是他能夠和光同塵，他自己並不標榜很高，他把他自己降下來，跟我們的水平差不多。老莊的確是高，這是道家的思想。雖然接近佛法，並不是真正的佛法，這要知道，可以說是相當接近。我們再繼續往下看。

【疏意云。】

『疏意』就是清涼大師的解釋。

【非言何以知無言。】

不錯，法的確是無言。但是你怎麼能體會『無言』？怎麼能契入無言？還得用言語，言語是個工具，以這個工具契入。由此可知，言語不是目的，只可以說是方法而已。道在哪裡？道不在言語裡，道也不在文字裡。所以說言語、文字在經論裡面，沒有道。雖沒有道，這個經論也不離言語、文字，這要知道的。這就是說用言語、文字的那個工具，使我們能夠契入大道。

【非象何以顯無象。】

『無象』是真的，但是必須要有有象才能顯示出無象。也就是說，必須用俗諦，才能夠顯示出真諦。清涼大師距離我們一千三百年，這個《疏》距離我們一千三百年。他在此地說這些話，使我們想到近代民國初年，歐陽竟無居士，在民國初年，他曾經在中山大學發表過一次講演。他的講題是「以俗說真之佛法」，跟這個意思

完全一樣。這篇講演的內容，就是說明佛說法的善巧。如果你不懂佛說法的善巧，換句話說，你沒有辦法懂得佛經的義趣。真，真不能說，俗可說。所以佛說俗，就是此地所講的，無言無象是真的，有言有象是俗、是假的。那麼能說，只能說得出假的，假的可以思、可以議。佛俗所說的東西都是可思、可議的，但是佛的用意不在此地，佛叫你要想到，假的對面是真的，有說的對面是無說的，叫你從他所說的去體會那個對面的，意思在這個地方。所以你決定不能執著言說，不能執著現相，執著現相，沒有辦法得到無象；執著言說，決定不能體會無言。

這是佛說法的善巧，就是在不可說，他有巧妙的方法說出來。他說得很巧，我們聽也要很巧。如果我們不會聽，把他的意思都錯會了，執著在言語、文字之中，那就壞了。這正是古人所講的，「依文解義，三世佛怨」，三世諸佛都喊冤枉，為什麼？佛講的是意在言外。你就執著死定這個言說，那佛冤枉，你不解如來真實義。整個佛法，全部的《大藏經》，諸位要知道，統統是意在言外。我們可以說，佛一生一句話也沒說，這就是一句真話沒說，所說的全是假話，一句真話沒說。那個會聽的人，會聽的人講，佛一生所說的句句都是真話，一句假話也沒有。我們想想，佛到底說的是真話、是假話？這個諸位要很細心去體會，所以學佛的人要會聽。這會聽很難，會聽的人一聽就開悟了，不會聽的人，愈聽愈迷惑。怎樣才算會聽，怎麼算是不會聽？凡是聽經，或者是讀經，死在意句之中，這是不會聽的。會聽的人，聽這一個半鐘點，一句話也沒聽到，那就會聽了。讀這本書的時候，一個字沒看到，那你就會看了。這樣的讀與聽會開悟。那我這樣說出來，那個會的人，會覺得我說得很清楚、很明白；不會的人聽了，不知道我在說些什麼，愈聽愈迷惑。

我們再把話說得淺顯一點，因為這很重要。無論是讀誦，無論是聽講，千萬不要執著。所謂是離言說相，不要執著講的人他的言語，不執著言語；讀經，不執著文字，不執著這些東西。不執著名字，因為講，當然有很多名詞術語，譬如此地講的無言、無象，這都是名詞、都是術語。這都是叫標旨，也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第三個要緊的，決定不要去思考。你聽了，去想一想這是什麼意思，一落在思考裡面，給諸位說，都是邪知邪見，不是正知正見。我們聽經，離言說相、離名字相、離心緣相，你心裡不起一個念頭，這是什麼聽？實在講，這個聽高明。這一個半小時，我們在這裡幹什麼？我們在這裡修定、修慧，定慧等學。你看心裡一個妄念都沒有，言說也不分別，名字也不分別，什麼都不分，心裡又不打妄想，這修定。一個半小時，聽講的人，在那裡聽得字字分明，了了清楚，這是慧。所以這種聽經是定慧等學，定慧等持，這叫會聽，聽久了會開悟。聽經的妙訣如此，讀誦亦然。平常我們念經也是如此，不執著文字相，不執著名字相，名詞術語不執著，不執著心緣相，也不起心動念，這個人會讀經，他會讀。一面在讀，一面在研究，這不會讀，這是世間法，不是佛法。

【大疏序云。】

這個地方稱《大疏》，就是《八十卷華嚴》，我們現在講的《華嚴經疏鈔》。《華嚴經疏鈔》就稱之為《大疏》，凡是看到《大疏》這兩個字都是指八十卷的疏鈔，《八十華嚴》的疏鈔。《疏鈔》的序裡面有這麼幾句話說，這個序是清涼大師作的，八十卷的《華嚴疏鈔》，疏跟鈔統統是清涼大師作的。

【雖空空絕跡。】

這個『空空絕跡』是講真如本性，講的法身理體，這是無象。

【義天之星象粲然。】

無象當中就起了現象。現象什麼？就是空中的星球。這些星球對於太虛空來講，這是小象。我們地面上森羅萬象，對這個地球來說也是小象。實在講，沒有法子，只好講這太虛空。其實如果從我們的心性，跟太虛空比，太虛空還是有象。《楞嚴經》上說得很好，它說我們的本性有多大？佛用個比喻，把我們的本性比作虛空，把我們現在的虛空比作一片雲彩，你想想看，哪個大？心包太虛，雲彩在虛空裡面。虛空包雲彩，雲彩不能包虛空，你就曉得這個真如本性，它真正是沒有邊際，無有邊際的。虛空還是有邊際的，本性沒有邊際。虛空也是本性裡面的一個現象，這就說是，體「不離象」，無象不離有象，有象也不離無象。妙就妙在無象不礙有象，它不妨礙，有象也不礙無象，這是《華嚴經》裡妙義，理事無礙，事事無礙。

【湛湛亡言。】

這個『亡』可以念作無，古時候有無的無通用，「亡言」，這是無言。『湛湛』是形容詞，像水清淨安然到極處，沒有波浪，沒有染污；沒有染污，沒有動搖，不動不染的狀況，這都是比喻心地清淨。心水湛然，這是亡言，六祖所說的「本來無一物」。沒有一句話可說，也沒有一句話能說的，能所道斷。

【教海之波瀾浩汗。】

釋迦牟尼佛，在亡言當中說了四十九年，集結成《大藏經》。我們這個《大藏經》是從印度傳來的一部分，沒有傳到中國來的很多很多。因為當時交通相當不方便，到印度去留學、取經是非常艱苦的工作。所以這些高僧在那裡選了又選，是挑了又挑，把最好的帶回來。次一等的，再次一等的，因為分量太多了，減少重量，都不要了。所以我們翻譯的經典都經過精挑細選，選出來的好東西，精華。這四十九年講的這麼多，『波瀾浩汗』。前面你看湛湛，水

清淨無染。這個清淨無染的水，它又起了波浪，這言說就是波浪！有了波浪就不清淨。這是比喻不離言說。言說與無言說也是一不是二，彼此沒有障礙。這就剛才說的，你要懂得他意在言外，真正的道，說到一句沒有？沒有說到。雖沒有說到，但是他確實指出一條路，你循著那個路去體會，真的可以得到。

【諸經假言象顯無言象之文甚多。不能繁引。】

『諸經』是講一切經。一切經都是用這種方式說出來的，用這種方式表達出來的，我們要能夠去體會。所以這段意思跟歐陽竟無發表那篇講演完全相同。實在講是非常重要的。不懂得如來說法的善巧，我們就沒有辦法體會這個教義。教義不明瞭，就沒有辦法修行，修行沒有依據，所以這是非常的重要。那這樣子就太多了，不必多言。

【講者任其廣略。然言謂語言宣說。此即可知。象者。何也。】

這是在講的人，講的人跟註疏的人是一樣，註疏是用文字來講，以筆代口。『講者任其廣略』，廣是細說，略是簡單的講。實在講，廣略自在。那什麼時候廣說，什麼時候略說？完全要觀機。不是說的人預先要計畫著是長說、短說，深說、淺說，不是的。如果說預先都要計畫好，講了，這有個比喻，好像醫生先把處方都開好了，才去看病。是不是？你們想，這個醫生是什麼樣的醫生？處方先開好了再看病。那你吃這個藥吃不好的時候，不是我處方不對，是你病害錯了。諸位要明白這個意思，你就曉得講經不是容易事情，所以講經不能預備。預備好的這些稿子，那不就等於說是把處方先處方好，再去看病一樣嗎？所以真正講經的，觀機。觀機，看病，看什麼病，再開什麼處方，臨時開處方，而不是把處方先開好的，這就難。正是大經上所講的，「佛法無人說，雖智莫能解」。什

麼人說的？必得有修有證的他才有這個能力，他才能觀機。所以一句經文擺在前面，可以長說，可以短說，可以深說，可以淺說的，看大眾的根機，而不能事先準備好。但是諸位要曉得，初學講經不行，那是得事先要準備好講稿，那就是好像這個處方開好了，就去看病，那是學習。實在講，病是自己有病，聽的人沒病，是不是？是自己在學習，在講台上學習講經，這跟正式講經是不相同的。就是有充分的準備，這是學習講經。

古時候大德的講經確確實實是如此。講，不容易，註疏更難。註是寫成文字，文字幾乎跟經差不多，為什麼？可長可短、可深可淺。經可以這樣講，這註解也能這樣講，這不得了。經，文字是活的；這個註疏，文字也是活的。什麼人才能寫出活的文字？說老實話，得要明心見性才行。他一切都活了，沒有見性，不行。證到阿羅漢、辟支佛都不行。只斷見思，塵沙無明沒破，三德祕藏裡面，他只有半個解脫，般若法身完全沒有，他的東西怎麼可能是活的？這又應當要曉得的。那要怎樣才能寫出活的文字，說出活的言語？給諸位說，必須你心活了。所謂活了就是什麼？就是不死、不再輪迴了，才有這個本事。你還要死，還有生死，還有輪迴，你沒有這個本事。所以從這個地方來觀察，修證是多麼重要，要認真的去修。我們再看底下：

【然言。】

『言』是言說。

【謂語言宣說。】

包括註疏，寫出來也是言說。

【此即可知。】

這是我們在經文裡面，這註解裡面，很顯然的，我們能夠理解，『可知』。

【象者。何也。】

什麼叫『象』？象是什麼？

【象者。像也。似也。】

拿我們現在的話來說，『象』是現相，相似不是真的。這句話就是《金剛經》上所講的，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」、「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」。因為有為法是象，是現相。雖有現相，夢幻泡影，它不是真實的。下面有解釋：

【謂取像似之物為象。令見於真理。】

最後這句把目的說出來了，佛說法的義趣就在此地。的確，佛說法確實是用言、是用象。象是什麼？表法。你看我們供養的佛像，供養的香花、燈燭，這都是象。這個象，你要曉得什麼？曉得它相似。從這裡面烘托出『真理』。譬如我們說燒香，這是佛弟子可以說是天天都少不了的，最低限度，一天也要燒一炷香！香是象，這個象顯理，顯什麼？香代表信，信香，「信為道元功德母」。香又代表戒定真香，代表戒定。如果再把範圍大一點，它可以代表五分法身香，戒定慧、解脫、解脫知見，叫你見到這個相就體會到真理，它是這個意思。所以佛菩薩的形像表的意思更殊勝，更是精深博大。譬如我們見到阿彌陀佛，立刻就想到《阿彌陀經》、《無量壽經》，他就是代表這兩部經典。這兩部經典裡面含的有大圓滿的佛法。所以我們供養佛菩薩的形像，要從像裡面去取它的、見它的真理，取這個意思。供養觀世音菩薩的形像，要見到菩薩的大慈大悲。實在講，從菩薩的大慈大悲，他相似。那真理的慈悲在哪裡？是自性的大慈大悲，開顯自性的慈悲。大勢至菩薩，開顯自性的智慧。這些都是六祖所說的「何期自性，本來具足」。這本來具足，開顯不出來，藉言語形相把自性的真理開顯出來。這是諸佛菩薩、祖師大德們說法的義趣。再看底下文：

【周易有大象小象以顯易道。即其事也。】

這個《鈔》是宗密作的，宗密大師引《易經》。在古時候，凡是讀書的人沒有不讀《易經》的，《易經》可以說是中國學術的根源。中國的學術是離不開《易經》的原理，這部書是儒家的哲學。它有『大象』、有『小象』。大象是陰陽，四象八卦，這是大象。小象就是爻，六十四卦，每一卦裡頭有六爻，爻是講的小象。所以太極兩儀、四象八卦，這是講大的象，用這些來顯示『易道』。易，實在講，這個易就是簡易。至高無上的真道，一定是簡單容易，絕對不會複雜，這是我們中國人說的。在佛法裡面也講的，至高無上的大道就是南無阿彌陀佛，你看多容易。佛門的這易道，易道是真正的大道，究竟圓滿，這是從事上講的。

【六龍象於陽德。變化無方。等佛說圓極之理。】

『六龍』，就是說陰陽的變化。每一卦都有六爻，六爻變化裡面觀察吉凶禍福。從這裡面去觀察、去體會，所以『變化無方』。《易經》裡面這個說法，就相等於『佛說圓極之理』。圓極之理在哪裡？在《華嚴》，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是講圓極之理。

【言之不及。多以喻況。皆此類也。】

有許多的理，言語達不到的，達不到用什麼方法？用比喻，希望從比喻當中去體會，那都是屬於這一類。因此這個易是簡易，也是變易，變化無窮。佛說法也是如此。有人說佛法很高深，那是你把它看高深了。看高深，自己不敢學了。把它看得太容易，自己又不肯認真學，都不行。還是六祖說得好，佛法是不二法，有高有低是二法，二法不是佛法。這說得很妙，說得非常的中肯。實在講，佛法是簡易平實，不但人人可以學，人人應當學，人人必須學，就跟我們穿衣吃飯一樣。哪個人不要穿衣吃飯？穿衣吃飯是我們生活當中不能缺少的，佛法同樣不能缺少，就這個道理。

【若更深而論之。但以名言施設。所顯之義亦皆是象。】

這就更深一步、進一步給你說，就是能夠體會到的還是『象』，還不是真實。為什麼這個說法？因為我們能夠體會的那個能是什麼東西？八識心王。所以能體會的還是象。即使轉八識成四智，是能體會、所體會的都沒有了，那才見性，那才是真正見性。有能有所，還是第二義，不是第一義。我們凡夫能夠體會到一點，說老實話，是第三義、第四義之下，是不是？第一義，談何容易。所以說是破了無明之後，他體會的是第一義，能所都沒有了，這是第一義，這深一層講法就在此地說。『但以名言施設』，言是言說。施設就是表象，種種表象設施。『所顯之義亦皆是象』。

【不唯譬喻。以理畢竟言不及故。】

真理實在講，言語道斷，決定說不出來的。不但說不出來，也決定不能思惟，不能想像。能夠思惟想像所得來的，全都不是。所以在佛法裡面，諸宗裡頭，唯獨禪宗直截了當。禪宗教學用什麼方法？就是「言語道斷，心行處滅」，這直捷用這個方法。所以開口便錯，動念皆乖。禪堂裡面你去參究，練什麼？練離言、離念。禪堂的和尚，和尚就是老師，出個題目來考一考你。出個題目，你一開口回答，人家馬上香板就供養你。不回答，香板也供養你。他都有道理，我出題目，你怎麼不答？不答該打。你答，言語道斷，心行處滅，你怎麼能說得出來？還是該打。所以起心動念就錯了。禪堂裡面訓練的，就是一切境界裡面，不起心不動念。先得到的是禪定，心裡不起心不動念是定。定久了就開智慧，就生慧了。智慧一開，一悟一切悟。悟了的人，世出世間法沒有一樣不通達的，他那個方法是直截了當。但是說老實話，要上根利智的人才能成功。

什麼叫上根利智？是不是念了大學，得到博士學位？與這些不相干。上根利智，就是煩惱少、妄念少，這個人是上根人。一天到

晚胡思亂想，這個人根性很劣，這不是上根人。所以根器愈好的人，心裡頭沒有妄念，這樣的人學禪容易。一天到晚妄想很多，說老實話，學禪、學密都不行，只有一個法門還有救，就是念佛法門，這個法門有救。所以這個法門一切諸佛讚歎，他有道理。那也就是說，禪治病，那個病輕的，禪治很好治，他煩惱少、妄念少，這病輕，不重，用那個方法一治，馬上就治好了。這淨土念佛法門是治什麼？治重病，所有醫藥都沒效了，這快要死了，它這個藥，藥到病除，你才曉得這個藥高明。那個法門比較一下，我們心裡就清楚了。那個輕的病，要是來念佛的話，馬上就得一心不亂，很容易治好！他參禪未必能大徹大悟、明心見性，念佛准定證一心不亂。一心不亂就是大徹大悟，禪宗那個方法他得不到，用淨宗方法他可以得到。這諸位要是不把這些法門搞清楚，你不曉得。真正搞清楚了，這一切法門，你就會選擇了。所以確實有很多真正道理、事實真相，是言語思惟不能達到的。

【謂聞教生解。義相生時。亦是變影起故也。】

這是解釋這第一句，『夫法無言象非離言象』，就是解釋這句，此地做了個總結。『聞教生解』，聽佛法，生解就開悟了，聽佛法開悟了，怎麼開悟的？也是『變影起故也』。這句話不好懂，這句話是唯識學裡面所講的。唯識裡面給我們講，從本質相遍起的影像。從這裡面，你才恍然大悟，明白了事實真相。但是這個意思很深，我們在此地簡單舉一個例子說。所以世間人很愚痴，你要真正理解事實真相，你才曉得佛講這句話是真的，我們的確是愚痴。愚痴在哪裡？我們把所有一切境界相當作真的，其實是假的。我們眼睛看東西，有沒有看到？給諸位說，沒有。我們眼看到這尊佛像，是不是真的見到了？告訴你，沒有見到。眼如果能見，《楞嚴經》上說得很好，那個人剛剛死，眼睛還沒有壞，那他應該可以看見？

他要能看見，就不叫死人了。這證明什麼？眼不能見。眼只是一個工具，像照相機的鏡頭一樣，把這個畫面照進去，能見的是什麼？能見的是心，不是眼。

《楞嚴經》這個道理講得很清楚，十番顯見。眼根把外面景象照進去之後，這眼識有四分，有見分、有相分、有自證分、有證自證分。所以在它的螢幕裡面，就造成一個相。這個相，是眼識就緣它的相分，它不是緣外頭的。緣它的影像，就好像看電視一樣，不是現場，看螢幕。把螢幕當現場，這糟糕了！眼識緣這個相的時候，只有了別，還沒有分別。就是很清楚，看的相很清楚，還沒有動念頭，沒有分別。分別是誰？分別是意，第六意識。第六意識怎麼知道的？第六意識它取眼識的相分，變出自己的相分，那更假了。它從現場照，傳來的螢幕，那個人是什麼？是從他的螢幕裡頭，攝影機對它的螢幕，在自己後頭螢幕又看到，你看看隔了多少層？那是第六意識變現的，所以叫相似，都是相似的。

第六意識才分別好惡，喜歡不喜歡，在這裡分別。第七識才執取，第七識相從哪裡來的？是第六意識那個相分。好像轉播，這個轉東西轉到那裡，那裡轉到那裡，距離現場是愈來愈遠，第七識才執著，起了執著心。距離這個事實現場是愈來愈遠。第八識裡頭，投影一個種子，貯藏在那裡，更是虛妄的。所以這叫變影起故。哪能夠接觸到外面實際的真相？接觸不到。接觸不到，誤以為接觸到了，你說這不叫冤枉嗎？眼根見色如是，耳聞聲也如是，口嘗味也如是。乃至於意思法亦如是，沒有一樣不是這樣的。唯識是佛法裡面的心理學，那講得的確是透徹。《華嚴》是唯識六經之一，唯識宗，《華嚴經》也是它主修的一部經典。因為《華嚴經》裡面講這些理論，講這些事，講得很多。我們要是把這些事情都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這個世間法就沒有留戀了，不會再起貪愛了，心才能得清

淨，不會再打妄想了，這個妄想真的是虛妄。如果回過頭自己去反省、去檢點、去找，的確是了不可得。這也是一個修行的好方法。

譬如自己在境界裡頭起了貪愛心，或者是貪財、貪名、貪利、貪色，這個念頭起來的時候，馬上反觀一照，那哪一個貪，那個貪心在哪裡？去找，找到最後沒有，了不可得。就像慧可找達摩祖師，我心不安。達摩說，你把心拿來，我替你安。回頭一找，我覓心了不可得。如果你貪心起來了，你去找，找到最後，你會發覺到這個貪不可得，不曉得在哪裡，沒有。沒有才叫冤枉。你起瞋恚心，瞋恚心也照樣去找，找到最後，覓瞋心了不可得。到最後什麼？萬法皆不可得，萬法皆空。這些道理明瞭了，心安了，理得到了！理得心安，心安理得。理沒有搞清楚，心不會安的。心裡頭有憂慮、有疑惑、有牽掛、有妄想、有恐怖，這個事實真相搞清楚了，心就安了。為什麼？沒事了，什麼事也沒有。就跟六祖說，「本來無一物」，沒事了，天下太平。

佛法，就是告訴我們事實真相，讓我們在生活當中，在環境裡面，大徹大悟，這是慈悲到了極處。佛菩薩對於一切眾生，徹底的救護。救是救濟，護是保護，徹底的救濟，真實的慈悲。除此法之外，所謂的救護都是雞毛蒜皮，為什麼？救濟一時，不能救濟永遠。別人苦難，得一個暫緩，小安，不是究竟，不是永脫苦海，這又是我們必須要知道的。這些事實都搞清楚了，才知道佛法在人生生命里程當中的可貴，它真正的價值你才曉得。你才肯死心塌地去修學，才肯把這樁事情當作我們一生當中唯一的一樁大事情來做。從今之後，不再迷惑，不再顛倒，不再染污，這就恢復自己的真正面目。

【二反顯。】

第二句是『反顯』。反顯，這個文在一百八十八面第一行：

【離言象而倒惑。】

倒是顛倒，迷惑。

【執言象而迷真。】

這兩句是反顯。我們看解釋，解釋在一百八十九面倒數第四行，第二個小段。你看它這文字之簡練，一句就是一段。這一段是兩句，總共四句，它就是三段文字。所以這個文字的確非常之簡單，我們中國古人要求的簡要詳明，簡單扼要，又詳細、又明白，符合這四個標準，這是好文章。你看看經文確實如此，一點都不囉嗦。雖然《華嚴經》那麼大部，確實簡要詳明，四個字都做到了。幾個字，一句就是一個段落，就是一個完整的意義。我們看這兩句：

【出取捨之過也。】

這先總說，把這兩句的大意。『離言象』，這是捨，不要了，不要言象，行不行？不要言象，你必然顛倒迷惑。就是清涼大師講的，那我什麼都不要學了，都不要了，不要是增長無明，這個顛倒迷惑就是無明，增長無明。那好，我要，要佛法，要佛法怎麼樣？增長邪見，是不是？你看，執是執著，執著是取。你要執著真有佛法可學、真有佛法可修，你迷失了自性，你迷真，迷真就是增長邪見。所以這個事情難，要也不行，不要也不行，是不是？這這麻煩大了。這說到修學真正關鍵的所在。那我們應該用什麼樣的態度來修學、來取捨，才是正確的？所謂正確既不落無明，也不墮邪見，這才是最正確的。大師在此地，這段文長，我們今天講不了。可是底下這一句很重要，這就關鍵的所在。

【若眾生不遇善友。不聞聖教。曠劫長守倒見。終無自悟之期。】

這就是關鍵的所在。第一個要遇到真正善知識，第二個要遇到正法，現在在這個世間，假佛法太多了。《楞嚴》上說得很好，末

法時期，實在講《楞嚴》講的那個時期就是我們現在，邪師說法如恆河沙。這怎麼辦法？所以善友難遇，『善友』是善知識，好的老師，這不容易遇到。『聖教』就是正法，正法不容易遇到。兩個關鍵的條件，有善知識，沒有正法也不行；有正法，沒有善知識也不行。

那善友的標準是什麼？依照經論去講，簡單的說，就是覺正淨。覺而不迷，正而不邪，淨而不染，這是善知識。難，很難遇得到。如果以《無量壽經》的經題上來看，我們更容易理解。善友一定具足清淨心、平等心、覺心，清淨平等覺，這是真正的善知識。諸位要想多知道一些，你最好讀《六祖壇經》。《六祖壇經》特別，我們現在提倡《壇經》，是提倡的曹溪原本。曹溪原本的第五章，「傳香懺悔」，你仔細去念那一章，這個標準你自然就有數。哪是真正善知識？哪是假善知識？正法依靠《大藏經》，古時候經論，乃至於這些出家、在家大德的註疏，能夠收入《大藏經》的都不容易，要經過好多人看過，大家承認你的知見沒有問題，是佛知佛見，才可以入藏。

所以《藏經》就是正法的一個標誌，我們今天所講的正字招牌，入了藏，這是正字招牌。沒有入藏，換句話說，還有人批評，並不是純正的。在從前，入藏那個權在誰手上？在皇帝的手上，不是普通人，我們想，我們來印個《大藏經》，我們有很多東西可以放到裡面去。現在標準沒有了，所以現在的《藏經》裡面就有摻雜的，正法裡頭摻雜有邪法。所以我們求正法，求從前編的《大藏經》。這個《藏經》愈是到現代標準愈低，就很難說了。所以一定要用從前的標準，對我們決定有利益。到自己清淨平等覺得到了，眼前這些是邪是正、是真是假，你一眼就看穿了，他決定不能欺騙你，瞞不過你，你有了慧眼，有了法眼。我們還沒有慧眼、沒有法眼，

五眼裡頭只有肉眼，其餘四眼都沒有，還是守古人的標準，不會有錯誤。古人的標準好，總是歷史的證驗，經過歷史的考證，總比較要可靠。現代人還沒有經過歷史的考驗，是好是壞，我們暫時放在一邊，這比較上穩當。所以善友聖教是必須具備的條件。

好，今天我們就講到此地。